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一〇五三號　今日出版一張半　發行人　潘梓年

美紅會援華藥品 大批經由仰光轉運來華
外交協會電謝美人募款運動

（中央社上海廿九日路透電）中央日報訊，美紅十字會所捐藥品一千二百噸，價值三百萬元以上，業已自紐約運往仰光，轉往中國，分贈中國各衛生及救護機關。（中央社訊）美國聯合救濟中國難民總會作家委員會於廿六日夜在紐約阿斯托大飯店舉行宴會，並定下月三日開始五百萬美金之募捐運動，此項運動係由七個援華組織聯合舉辦，參加者有美國及旅美華人名作家賽珍珠女士演說，陳明援華意義，中國國民外交協會特於昨日去電致謝，原電如下：美國聯合救濟中國難民總會作家委員會大鑒：本月二十六日貴會舉行之援華宴會，熱忱人民深表關心之盛意，並盼貴會此種偉大的努力成功。

法越允寇享特權
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各項
松岡與希特勒會商遠東形勢

（中央社馬尼剌二十八日合衆電）馬尼剌日報載：據悉法越協定之可靠方面稱：越南已以越南北部方面特殊之軍事及貿易特權讓予日本，其尤可注意者為（一）日本得在越南北部駐軍一萬二千人，（二）日方可以自由通過海防公河，（三）日人得在越南領水內捕魚，（四）日人得在越南沿海自由來往，（五）越南與日商貿易，（六）日方得在越南建設鐵路，（七）西貢米每年輸日七萬噸，免予徵稅，（八）越南以橡膠輸日。

（中央社柏林廿八日國際電）柏林今日與德國當局舉行談話時，除會論及英國問題及英國問題以外，並對一般形勢亦會討論及之，又海通電：日外相松岡及德外長，廿九日晨舉行第三次會談，已完明總結論。

贛北擊斃敵酋
敵停稱大賀師團長陣亡
粵寇仍激戰潮安寇犯揭陽

（中央社訊）此次贛北大捷，擊斃師團長，消息記者往訪軍事委員會發言人探詢真相，承告如次：贛北撤退之敵，除北路廿師團已早撤我陣線外，中路大賀師團，由路池田旅團，往經我將其擊潰，分別在上高東北，高安西南及錦江兩岸地區，將其重重包圍，予以猛擊，自廿二日以來，經我連夜奮戰，截至二十八日始停止，已殲敵大部殲滅，傷斃千餘人，敵大賀師團長陣亡，步兵指揮官岩永少將重傷，池田旅團長亦有陣亡說，敵攜遺屍遍野，殘敵所餘之殘部，殊勦狼狽，我軍繳獲人馬槍械無算。現各部正分清戰場，查點勝利品中。

（中央社上高二十九日電）據俘虜供稱，中路敵係大賀師團，師團長大賀已陣亡，其步兵指揮官岩永重傷，並一部隊全部被殲，外加池田獨立旅團，池田亦有陣亡說。

（中央社上高廿九日電）由官橋潰退之敵，僅餘千餘人，分兩股向東北逃竄，我軍仍跟蹤追擊中。

（中央社上高廿八日下午十一時電）本日午後四時我軍乘勝向官橋敵司令部衝鋒，敵倉惶潰退，棄地甚多，被我佔領，俘獲大砲機槍彈藥甚多。

（中央社官橋廿九日上午十時電）（一）我在官橋敵司令部內，獲敵屍一具，由皮帶及衣袋內證明係敵兵旅團部司令部之主要軍官，不及殺屍，乃截下一手，以資證明。（二）敵遺屍多缺一手，據俘虜供，係敵方截手帶回。

（中央社上高二十九日電）此次犯上高之敵，估計已被我消滅十分之七。

（中央社興寧二十九日電）潮安以西我軍一部，二十五日晚犯揭陽，被我阻擊，正激戰中。

（中央社惠陽二十九日電）海豐敵寇入公平圩後，二十六日續向北進犯田心，現與我軍正對峙中。

晉省戰況

（中央社興集廿八日電）汾城北各地敵斜糾集千餘，廿六日分兩路進犯，一由三官廟竄擾，一股經寺兒上，一股由三官廟竄擾，我軍激戰甚烈，敵後續部隊亦被我阻於姑射山附近，同時我有力部隊於襲敵後，並猛烈側擊，刻正激戰中。

（中央社興集廿八日電）廿五日敵由五龍岡（聞喜北）分路向西進犯，於我黃營（聞喜西北）一帶，被我擊潰，敵死傷甚重。我將敵誘引至南江南北叢嶺之線，乃向敵夾擊，敵不支，遺屍向稷山潰退。

（中央社洛陽二十八日電）臨汾敵近由太原運到我軍甚多，前在趙城東南姚家莊一帶搶掠，擄去近居民無辜中害者百餘人，敵寇慘無人道。

（中央社興集二十七日電）陷南鄉敵兩日經我攻擊，受創之餘甚為慌張異常。

南國政變發生後
德南關係緊張
德意對南國局勢採注視態度
德軍集中保邊準備進攻希臘

（中央社伯爾尼二十八日合衆電）據確息：南國政府已通知德國公使……[illegible]

南國共產黨 反對捲入戰渦
在全國組織示威運動
主張與蘇聯密切聯系

捲入戰爭旋渦，與蘇聯締約乃南國求得解放之惟一途徑。

羅斯福下令 限運炸藥原料
美海軍界人士反對罷航
勞工調解局迫罷工工廠復工

美國遠東政策 一致主張採取強硬態度
美廣播座談會辯論

印度孟買紡織工人 醞釀罷工運動
裁縫及珠寶工人罷工
多數城市區發生暴動

滬英美日秘談
對工部局改選事商談諒解
兩租界昨晚突施戒嚴

製造磁灰 （慰勞大學軍訓）

部省與川湘 …… 聯絡

紀念黃花崗諸先烈 各地昨舉行紀念會

民生公司 改選董監事

陪都募債 展期結束

蔣委員長手令政院 呈請表揚韓國鈞
對韓氏殉難深表欽悼

重要聲明

簡訊

外論讀後

教育上的一個大事

——美國哥大校長引起的重要問題——

「白特勒是墨索里尼的偉大崇拜者。默罕他去羅馬，他總要去謁見他的。這並不是什麼秘密」。——美國水晨月刊，一九三五年三月號。

不是我寫歐翻譯話，實在因爲交通太不便，美國去年十月的工人日報，前幾天才到，昨天才看。

事情發生在中國聞名的哥倫比亞大學。我國在哥倫比亞大學讀過書的人很多，而且，出過數不清的「博士」。而面所說的白特勒，就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他的許多高見，現在都拋出於壁了。

白特勒校長，於去年十月三日，向該校教職員發表演說，表示他是擁護戰爭的。這還不說，因爲就是個個人的意見，他却進一步的說到，誰個抗議，反對或不同意他的意見，如果是教職員就請他辭職，如果是學生就開除學籍。總之一句話，不同意他，就將他滾蛋。

於是乎，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教授們首先提出嚴重抗議，給校長寫了一封公開的信。全文不長，譯錄於下：

「你在十月三日向哥倫比亞大學教職員集會發表的演說，一般人都認爲這是對着教職員和學生們，要就接受你所提出的關於大學戰爭期間的政策，要就和學校脫離關係。

因爲這個直接涉及民主社會中的智識活動的地位的中心問題，我們深感有立即闡明下列各點的需要：

一、「你說學校的自由，在任何學術自由之前，和之上」。請你把你所見到的，這兩個概念的區別，闡明一番吧？假如，是個例說，學校裝備了，在思考成爲後，表示很英勇義務的見解，這是否學術自由和學校自由的公開衝突」呢？如果他發表與此相反的見解，這會發生衝突嗎？

二、在你演說的過程中，你說一個大學的目的，是『保積和伸展知識』。我們同意。但是，伸展知識就不必然的包括不斷的攻擊一切可能，而其中總有一些是不常聞習見的嗎？是不是因此大學就必然的有保護少數的，甚至於個人的觀點的責任呢？

三、一個大學，一向被稱爲探討知識的學者和學生的堡壘。現在比以前任何時候都重要的，是管理他們的智識政策，必須得他們的完全合作和同意，方能達到。你不同意這個嗎？

四、我們都一致覺得，像現在這個時期，最大的危險之一，便是有關教職員竟可加以威迫。學生完全參加『思想和研究自由』及『教學自由』，提供了更多的一個力的源泉。因爲這個原因，並且爲了學生本身的發展鼓勵學生參加學術自由的積極性，難道不是學校的責任了？」

這封公開信的署名者，都是顯赫大名的教授呢。請看這八大教授的名字罷：化學系主任，一九三四年諾貝爾獎金得獎者，尼深博士，動物學系主任鄧博士，工藝工程系主任勞登斯拉博士，告退的人類學系主任波斯博士，經濟學教授密乞爾博士，人類學副教授本奈狄克特博士，社會學教授林德博士，教育學副教授米勒博士。

這事件，原來就不是一個學校的事，而是學術界的事，是民主自由的大問題。所以並不足怪，這封公開信是經由爭取民主及智識自由委員會發的，而許多大學和高等學校的教職員，都一致擁護，同許多教育的和民主的團體，也一致表示擁護。

在哥倫比亞大學八大教授發表這封信後，於數學者和學生都紛紛召開大會，參加大會的學生，總數達十萬人。美國青年大會主席某某在聯大會上演說，有這樣的話：

「這是檢驗。想到白特勒博士的『要就接受，要就滾蛋』的態度，給予回答。全國目光都集中在你們身上。學生和教職員們自由組織的權利，必須加以保護。一個民主社會必須具有教育自由，不能制止研究、研究和分析的呼聲。我們的祖先曾爲此而戰鬥，而犧牲」。

像這樣的呼聲，是那麼多，會又是那麼多，教員和學生的呼聲，也是那麼多，不再多引了。

「民主國」的大學校長是如此。「民主國」的大學教授，學生和人民的珍貴民主又如彼。可愛民主，我珍貴民主。民主確是少不得的。

前一陣，我閱報見說：三月廿九，三十兩日，美國將舉行「民主與教育會議」，大約就是以保護學術研究的自由爲中心問題的。這會議的重要，不用我多說。敬此祝會議的成功罷。（漢夫）

汽車上

野風

天剛破曉。在人聲喧雜中，跨進了汽車廂，車廂裏，已經是人擠人，腿壓腿，還有乘客往上爬，噴賞，抗議，紛紛嚷嚷，鬧成一團。

「奶奶的，化了錢沒位子坐！」後邊登上來的一位黑長衫，黃眼睛巡視着怨怨的說。

一位拖孩子的中年婦人，坐的地方稍爲鬆緩些，他就硬擠過去。

「一樣化錢，大家得讓一讓啊！」說着不管好壞就往下坐。小孩子哭了，婦人在尖聲急氣的吵。

「嗨，老爺！到那裏——擠着坐吧，他——他給這人家——把孩壞了說子！」一位大身軀，破爛衣服的鄉下人，在咕咕吧吧的招呼。

「叫化子該買票受！」黑長衫瞪了鄉巴佬子，嘆了氣擠着全身的氣，嚕囌着擠在這位鄉下人的身旁。

「哼，走路……還不是得大家擠就點！」鄉下老極力縮小了自己的地盤，穿了望來人，露出一種伏義的表情。

乘客們全座五六客的口音，展開了議論：

「汽車路局要是的賣票，不管坐下坐不下！」

「下邊的行李要是安放妥當，也比較舒服啊！——汽車局不負責！」

這樣的破卡車，在以前只是裝磚瓦瓷塊，現在都裝起人來了！」

「哼，這還是等了二十多天，才坐的上呢！」

「還好，這個是汽油車，比較木炭車快的多哩，今天就能到××！」

「汽油，那些闊人們的小汽車才配燒汽油呢！我們這車准是燒酒精！」

「不，這車真是用汽油，因爲參謀到××去接官老爺啊！一我們都算沾光不錯！」

「唉，我們也就知道是吧，在前方缺乏汽油的時候，還給我們擠出些來在後方坐！」坐在前面的一位軍官在大聲的說。

「汽油是我們的血呀——這一滴貴的很，不夠油價的一半呢！」另一位軍人在激和着。

……

終於歸結出了一個痛苦的源泉，一個共同的敵人——日本。

嗚，嗚——北去西往的兩輛汽車，都在從行者的揮帽揚巾中開走了，我們這車，却孤另另的臥着不動。

陽光從屋背爬到了院落裏，

給傳司機來了，又去找助手，在人們的盼望中，助手睡眼惺忪的跟蹤着走來——是一位青年小伙子。

「老賓，搞什麼鬼？你看這些人在等齊你！」司機賣怪的說。

老賓翻了一下老高紅紅的眼珠，一語未發。

「豹」！跨上車把門子用力一關，就咋啦啦的在撥油機，但汽車却像得病似地痛而不動。

「鬼媽的，作怪！」老賓下來忙於檢查，發現是汽油的管子已經不通了。

「又是撥油管」——「老賓」氣忿忿的把汽油倫給他——你對老子倒是得個作用了！」

……（鳴，鳴：……汽車快開了。站長領着一位西服革履的壯年人，後邊跟着一位鮮艷誘人的摩登女郎，高跟鞋咯咯的說笑着走向汽車來，站長把這位少婦讓在了司機旁的位子上——啊，我眞擔心那位血紅未乾的助手會不會因爲春色撩人而忽略了他的工作，因而發生意外的危險！

四服客在靠着爲長衫的地方往車上擠，黑長衫不自主的站起來，招呼着那位鄉下老：「唉，挪一挪！」鄉下老紅了臉，只得又往後縮了縮，黑長衫使勁一擠，西裝客就乘隙坐下了，鄉下老只落得把一隻腿擱在車廂以外，執料想一不小心，踏在了一隻皮箱上。

「小心點啊，你看粗手笨腳的！」黑長衫氣忿忿的么喝着。

「我，我……不是故意的——這樣擠！」鄉下人戰戰兢兢的說着，「哼，故意？你知道我這箱子値多少錢啊——踏壞了你賠不起！」

「賠……賠壞了沒有！我寧願自己受……受委屈，讓你來坐下，你——你倒擠得我沒有了地方——又來挖苦人！」鄉下佬有點忍不住了。

「挖苦你算什麼——」黑長衫氣勢洶洶不懂事，」黑長衫氣勢的跟對方，使他一點總算不敢吵。

「哼，你……你不懂事……」看起鄉下人的最後一着來了，他採齊大事頭。

「請不要吵嗅，彼此都讓一讓就行哩！」一些人所勸着。

「算哩，還不是因爲太擠的緣故嗎？辭來打走日本鬼子就好哩，自己人不要打架呀！」又是那位坐在前面的軍官大聲的說着，緩了緩那位西裝客，好像默默的說：「把下人不值大道理，太野蠻，」西裝客抽着捲煙笑了笑，他倚上的話罩，彷彿是××公司提個字。

小風波平息了，鄉下佬站滑着，臉仍然低着在車廂以外。

車開了，往前飛駛，兩旁的樹木村莊，影片似的在眼前過場着。迎面風把整車二十多次的煩悶焦灼吹散了，展開了希望的前途，人們各自沉浸在思想裏，不出聲。

「咔嗒，咔嗒……」是後廂板的鐵鈕脫了，那位鄉下佬和幾個箱子包袱，一齊掉在地上。

「啊，呀，哎喲……」了不得，有人啦……」人們驚呼着，隨得司機因上邊的鐵頭子影影倒著。

……「住，住，趕快住下……」

車停下了，有些人也從座中下來，跑去。

鄉下老臥在道旁，呻吟着，渾身是土，頭上流淚點點的血，於是把他送到了附近的醫院裏。

回來的人們，有些提着包袱在搖擺着，黑長衫也提着他那已經破了的皮箱向車站。

老賓用鐵絲綁着崩板上的鐵鈕。

人們紛紛的上了車，原來在伙伴的幾個人却沒在了動靜。「各照原位呀，不要破壞秩序呀！」原來依據好位子的客人招呼着，西裝在前座的却穩如泰山，毫不理睬，紛嚷又起來了。

「那不成，我的坐位你爲什麼搶了去？不講理嗎？」

「一樣化錢坐車，像個佔好位子是應該的嗎？」

——誰不能說理？」

車廂裏的小伙計，竟分成了保守與維持秩序的兩大派，這竟還位中立者，在給他們解勸，鬧嚷嚷的。

車又開動了，是色快接近了西沉的落日。計算中的路程，還沒走完一半，大家都倦乏了，好像都靜靜了，讓汽車顛簸着，發出向前滑去的音符。

華北抗戰小插曲

華駒

大大的好

「明天我們在這裏休息，敵人的鋼錢呢?!」大爺兒坐在院子裏，聊天的時候，總是不住這個中心。

一個「小鬼」幽默地笑了笑道：「先生們停下你們的討論，讓我說個故事給你們聽吧。」

「對鈕鈕發？這個是一個「屁不疼」的名字，什麼了，有什麼比得門艦還要奇怪的地方呢?!」

「兩月前吧，離開這三十幾個的不遠，我們有三十幾個傷兵，要從鐵路上正駐紮着一小隊敵人的地方通過，有些老百姓自動替他們幫忙，可是他不得不的當緊張。可是總得想法呢？「三個鐵皮匠當個辦法，」於是大家集中起來討論，得出了這樣一個絕妙的辦法：

「在天黑了的時候，我們派去了一個送信的人，去面見敵人了。

「一做什麼的？」「一個送信的」。

「一個不很大的名片上，正面是×路軍××部隊長×××，背面是：「日本軍隊：今夜我大軍要從××路經過，放開大路，勿再留難，否則對你不起！」的歪斜字跡。

「這一下，使敵軍却真正怕起來了，衆救吧，迭水難救近火，只得硬着頭皮問送信的老百姓道：「有多少人？」回答是「說不上！」（山西土話。實是不知多少。）

「當時敵人們議了一番「鍛家拍案着李丞相」的喜劇。最後還算聰明，求救於老百姓「怎麼辦？」了。

「「祗要你們躲到屋子裏，讓他們過去就得了」。

「「最後他們還要求老百姓給他們擔任偵探警戒呢！當然，老百姓是「甘願効力」的了。

「天快亮了，窗外的老百姓在喊着「出來！出來！×路軍過完啦！一敵人還怕上當呢？他們默頭了幾次，才開門出來，搖了搖頭，抽工口許久未敢抽的大氣。大家向着老百姓，豎起大拇指連說：「中國人大大的好！」

「先生」，小孩說完後補說：「但就是這過封鎖的困難，皇軍的威風啊！」

小郵

志凱、璩布、印佈先生，請示通訊址。

編者